

商 任 聖

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伊尹

从奴隶到宰相

宋 李 靖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缙夫人主婚姑父家 商汤王得娶莘氏女	(5)
第二章 勇阿星单桨救婴儿 俏晓月三度会游魂	(26)
第三章 用巧劲伊挚屠巨鳄 斩情丝阿星嫁丽婢	(64)
第四章 因误会阿星责奴隶 杀虎豹伊挚闯丛林	(91)
第五章 存幻想晓月贡珍皮 图报复任方献绝姝	(133)
第六章 恨履癸乱伦缙侯反夏 报晓月深恩伊挚设伏	(171)
第七章 用盐喻政伊挚佐商 以主爱仆阿星立约	(203)
第八章 初入夏都伊挚掌御厨 两上本章顾光失头颅	(234)
第九章 明赦暗诛履癸纵虎 假夫实妻晓月出笼	(279)
第十章 任介狠毒弑父杀兄 伊挚机智灭仇复缙	(317)
第十一章 图久安莘伯开凿护邑河 解燃眉戎壬进兵索盐粮	(371)

第十二章	做人质伊挚入戎国 启文明戎王受和亲	 (404)
第十三章	四国六方聚会三豎 水陆并进攻灭十国	 (446)
第十四章	夏王台履癸囚商汤 洛水畔伊挚交妹喜	 (482)
第十五章	一矢未发成汤克夏都 三豎不战夏王成楚囚	 (514)
第十六章	佐四朝伊尹治国 享期颐阿衡归天	 (576)

引 子

在夏桀王履癸的王宫里，一场卜筮吉凶的仪式正紧张而神秘地进行着。

履癸正襟危坐，目不交睫地看着正在行法的巫师成。

巫师成穿着花花绿绿的布条连缀成的职业外套，散着长发，头上戴着蓍草扎成的冠，脸上抹着用丹砂和靛蓝组成的奇怪图案，右手摇着一面缀有十二个小铜铃的小鼓，左手的拇指掐着其余四指的关节，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忽而闭上双眼，忽而电开双目，摆弄着履癸座位前几案上的蓍草。约摸过了四分之一个时辰之久，他的手鼓蓦地停止了晃动，双目电射出惊愕之光，双唇间吐出了一个“噢”的叹音。

“怎么？不吉利？”履癸不由跳起了身子来。

“夫人的归宁将有奇遇，然而却又怪哉，吉凶二气转换不已，似有大吉，又似有大凶。”巫成喃喃似自语，“这是罕见的怪事。”

“奇遇？吉凶难定？”履癸喃喃着跌回了座位之中，过了片刻，又问道，“是遇见奇人呢？还是遇见奇兽？还是遇见奇事？”

“好像都有。”巫成的目光显得有些游移，不敢正视夏王那焦躁不安的眼神。“有男有女，也有奇兽，更有奇事。”

“是对我不利？还是对夫人不利？抑或是对宰相或夫人的外家不利？”夏王的双目中放射出逼人的光芒，“你要实说，敢糊弄我，你将成为我继位以来第一个被处死的大臣！”

“小臣有几个胆敢糊弄天子！”巫成苦笑了一下，用袖子拭拭额上的汗珠。“似不利于夫人，不利于缙侯，也不利于宰相，对大王却没有有什么不利。”

履癸暗中舒了口气，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的缙夫人乃是有缙氏之女，有缙氏原本属有仍（即任）氏，是夏初的一个方国（位于今山东济宁）。夏朝的第二代君主太康继位后，贪于田猎，经常去洛水边射猎，十天半月不回宫，不理民事，东夷九族之一的有穷氏（居今山东德州）首领后羿，乘机攻入伊洛，夺取了太康的王位。太康之弟仲康和儿子相虽然名义上仍称夏王，实际上徒有王号，不能行使王权，只能到处逃亡。相逃到了斟灌（今山东范县），娶了有仍氏名叫缙的女儿，生了儿子少康。这时，后羿的家臣寒氏（在今山东潍坊东北）寒浞杀了后羿，攻占了斟灌、常丘（今河南濮阳），杀了夏后相。有仍氏乃与西边的有莘氏（大禹的母族，在今山东曹县）、北边的夏本族有鬲氏（在今山东平原，鬲读如利）、南边的本家任姓诸侯奚仲氏（薛国之祖，在今山东滕县）联合起来，出兵灭了寒浞，扶少康登上王位，恢复夏统，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为酬谢母族的功劳，将母亲的生父封为缙侯（封地在与有仍氏隔湖相望的今山东金乡县），与有仍氏并列……

他的宰相关龙逢，也非一般人物，乃是豢龙氏的后代。履癸的曾祖父孔甲在位时，在黄河捕获了两头异兽，有认识的臣子说这是两条龙，一雄一雌，而今已近绝灭了，须得豢龙氏才会豢养。孔甲派人寻访豢龙氏，找到了豢龙氏的徒弟唐尧帝的后人刘累，封他为御

龙氏，叫他养好两条龙。但雌龙在被捕捉时受伤太重而死掉了，刘累便把雌龙煮成肉羹献给孔甲吃，谎称是自己打来的野味。孔甲觉得那肉羹真是从未有过的美味，大为赞赏，重赏了刘累。不久，孔甲要去看那一雄一雌二龙，刘累自然拿不出雌龙来，慌忙逃走。孔甲见只剩下一条雄龙，虽然怒气难平，发布了通缉刘累的命令，但还得找人饲养因孤独而萎靡不振的雄龙。不几天，豢龙氏的后裔师门被找来了，不多久，师门便将那条病龙喂养得容光焕发，在庭中盘旋飞翻，矫健无比，神采万端。孔甲大开眼界，大为赞叹。一天，孔甲忽又自作聪明，对着师门大谈养龙之术，指示他如何才能将龙养得更好。师门却毫不客气地反驳孔甲说：“君王所言，不是养龙，而是杀龙了。照此法养龙，养多少死多少，养一万条也得死个精光。”孔甲大怒，当场将师门处死，命令武士将他的尸首扔在荒郊任野兽吃掉。师门的尸首刚刚抬出王宫，天空就刮起了怪风，河水暴涨，山林燃烧成一片火海，大臣们都说是错杀师门的缘故。孔甲也心中发虚，忙率群臣向天祷告，向师门道歉，求他的灵魂不要作祟。祈祷完毕，河水下退，山火熄灭，可孔甲却直挺挺地倒地死了。孔甲的儿子皋继位后，又将豢龙氏的后裔请来，封为大夫，以挽救诸侯叛离而呈衰弱的夏后氏。关龙逢就是豢龙氏的后裔，因此亦称豢龙逢，一直以正直忠心为履癸的四个托孤大臣所器重，终于被推举为宰相，以辅佐履癸……

履癸对好直言切谏的宰相关龙逢并不喜欢。因孟夏之月最后一个托孤大臣撒手尘寰，履癸有一种完全解放了的感觉，想去洛水尽情田猎一回，却又怕宰相进谏败兴，就想出了由宰相护送缙夫人回有缙氏（在今山东金乡）省亲的主意。但他却不愿夫人或宰相遭遇任何不幸之事，尽管他也不宠爱性情端肃入宫八年未曾生育的缙夫人。

“那么，就只好取消缙夫人的东行了。”履癸无可奈何地道。

“大王和夫人既然动了这种心思，恐怕就是天意了。天意是不好违背的。”巫成吞吞吐吐地道，“再说，其中还有大吉的祥瑞哩。”

“是什么样的祥瑞？”履癸的眼中又焕发出希望的光彩，“是对王室大吉么？”

“应该是的，瑞气很宏大，很长久，象征王室昌盛久远。”巫成阐释道，“为这个大吉，冒一点险也值。若遇奇兽，有宰相护驾，自然无碍——天下最奇的兽莫过于龙了；若遇奇人，也不怕——大湖四周，不是王室本族有鬲氏，便是任姓诸侯的三族有缙氏、有任氏和奚仲氏，就是大禹王的母族有莘氏。”

“好！”

履癸当即下定决心，明日让宰相关龙逢护送缙夫人东行归宁，给假三个月。

时为夏桀王履癸二十年（公元前 1735 年）五月底。

第一章 缙夫人主婚姑父家 商汤王得娶莘氏女

一支庞大的车队，碾着河水(黄河)南岸的官道，迎着朝阳，沿着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的边涯，缓缓向东行驶。车队那硕长无比的身躯，随着河道的弯曲而时隐时现，恰如翻腾云海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激越的螺号，昂扬的鼓点，在晴空中震荡回旋，警告着森林中的大象、猛虎和河中的巨鳄、鳌鱼：

“赶快让道，天子夫人驾临！”

这支车队，便是夏桀王履癸的缙夫人的省亲队伍。缙夫人十六岁入宫，至今八年，是第一次归宁省亲，不光她有不少积蓄要捐回外家孝敬父母，犒劳兄弟、外甥，宫中的姊妹多有馈赠，大臣们多有孝敬，夏王更有许多赏赐以风光此行。另外，宰相关龙逢要代表天子行巡东方各方国，需带的赏赐之物更少不了。于是，车队就十分庞大。

缙夫人的身份和地位，在王宫中属于第二等，仅次于王的正妻——妃。

在一个月之前，夫人还只是王宫中所有被夏王进幸过的女子的泛称，但在最后一个托孤大臣谢世的一个月后，夏王履癸正式规定了宫中的封号、人数及任命——妃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御妻八十一人，共五等一百二十一人，缙夫人被封为夫人，一下升至第二等。鉴于王妃早在五年前因为难产母子俱毙而妃位空缺的事实，三个夫人之一的缙夫人，因其姿容、才干、资历和外家的势力，更具有压倒其他两位夫人的优势，攀折妃的头衔，以此在宫中已被普遍认为是未来的王妃，尤其是在夏王让她第一个回乡省亲并让宰相护送的决定公开之后，举朝都认为缙夫人已是实际的王妃，只差夏王何时正式公布。

缙夫人也颇有问鼎王妃的自信，尽管她清楚夏王并不宠爱自己，但她同时更清楚，夏王并无特别宠爱的女人，尤其是对地位较高足以染指王妃桂冠的其他两个夫人和九嫔，夏王均未显示过任何一点特别宠爱。她感到十分歉疚的是，自己至今未能为盼子嗣盼得快发疯了的夏王生个儿子！她十分理解夏王盼子的殷切之心：他已三十四了却子嗣犹虚。她感到纳闷不解的是，自己入宫整八年了，与夏王共枕的次数多达二百四十八次（她每被幸一次就放一枚贝币），尤其是初入宫的半年里，除了天癸来到那几天外，夏王几乎每夜都要陪自己小半宿，自己的肚子怎么那么不争气，连个王女也生不下来？甚至连小产也没有过？要说是自己有病，后宫绝大多数女子都没生育，难道都有病？后宫四五百人，迄今为止，仅王妃怀过男孩，却又难产母子俱毙，此外只有三个宫人一共生过三个女孩。要说是夏王有病，那就近乎荒唐了——撇开夏王绝顶聪明的天资不说，撇开夏王的多才多艺文武全才不说，只说他的身体：他身体魁梧，是罕有其匹的高大个子；他相貌英俊，是最令女人着迷的美男子；他虎背熊腰，神力超群，能随意折断坚硬得可做大弓的鹿角，能轻松扳直专钓巨鳄的大铜钩，他敢于与王家猎场中饥饿的虎豹

熊黑徒手搏斗，敢下江河斩杀巨鳄与蛟龙；他的精力也是出类拔萃的，可以一夜毫不消停地耕耘劳作，她亲眼见他连续将五个身份最低的御妻玩得精疲力竭，倒地难起。想到这里，她不由一阵脸红心跳地想起了临别之夜，他竟无休无止，似乎自己一去不回。她又猛然一阵激灵，耳边响起了他夜来的耳语：“你要是给我生个王子，我立即立他为太子，封你为王妃。”她当时为他的这种爱的许诺而感激涕零，而强打精神竭力迎合。可此时仔细一琢磨这许诺，她就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威胁——夏王肯定也对其他后宫女子做过同样的许诺，要是别的女子先生下太子，自己的王妃梦就笃定泡汤。太子与王子虽只一字之差，地位却有天渊之别：太子即是未来的夏王，而王子顶多做个大臣，像履癸的三个叔父一样，至多做年幼国王的托孤大臣。作为太子的母亲，地位也非王子的母亲可同日而语；太子的母族的地位，更非王子的母族可以望其项背！

若不赶快生下太子，她不仅对不起有缙氏、有仍氏、奚仲氏一姓三大族，更对不起夏王履癸。她对履癸的爱是深入骨髓的，这不仅因为履癸是万国之王，不仅因为他是她法定的丈夫，不仅因为他英俊威武，多才多艺，天资过人，神力超群，更因为她觉得他没冷落自己！她对他是基本满意的，他身上至今没有别的大毛病，只是有些贪玩，总爱和后宫女子厮混，不太过问朝政。她为此多次劝谏他，他的答复却显得入情入理：“四个托孤大臣，三个是我的叔父，至今还把我当孩子看待，我若事事躬亲，不就显得冷落和排斥他们了？”“我至今没有子嗣，若不在沃土之上多多耕耘播种，岂不秋成无望？”

庞大的车队在河南的胸脯上吃力地前进。

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河南，日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两三度，不光产大象而被大禹王命名为豫州，不光处处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组成的原始森林，不光四季温暖如春，黄河四季清澈、冬季不冻，而且

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湖泊沼泽星罗棋布，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尤其是在多雨的夏季，三天两头有雨，每天都要洒一阵雷阵雨。由于官道也只是土路，经雨水一泡，再经载重的马踏车碾，道路泥泞不堪；车马还常常陷在泥塘里，需要扈从的卫士们人推肩抬，一辆辆地将车子抬出泥塘。因此，他们前进得很是缓慢，第一天早晨从斟寻（今偃师西南十八里的二里头村）的夏都出发，不到阚巩（今巩县）天就黑了。那时候还没有驿站的设计，他们只好露营。行走了一天的宫女们得忙着做饭洗衣，辛苦了一天的卫士们得忙着打柴、警戒。那时又还没有宦官这种专门侍候帝王妃嫔的不男不女的人妖，这可忙坏了宰相关龙逢，他脚不沾地地前后照应，深怕年龄相当的怨女旷男们捞着这种难得的机会，偷尝禁果；还要照顾缙夫人的饮食、身体，惟恐她有所不适，辜负了夏王的重托。

这支庞大的车队，就这样沐风栉雨，绕过一串串沼泽湖泊：今荥阳郑州间巨大的荥泽，今中牟县东浩淼的圃田泽，今开封旁边广袤的逢泽。离开黄河，沿着洧水（今济水）南岸的官道，渡过了今曹县西上起洧水下抵丹水的一串湖泊，第十天上午，来到了东方著名的方国有莘氏的封国（在今山东曹县北）境内。宰相关龙逢悬着的心方才放了下来，一路上虽有几起夜里遭大象蛇虫袭扰的虚惊，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有莘氏离有缙氏只有两百里了，只须沿着从洧水分流出来东流入泗水的洧水南岸一直东行，就可到达有缙氏，其间再无大的湖泊沼泽，路就好走多了；更重要的是，有莘氏与有缙氏是传统的姻亲之族，两族互相通婚，代代不绝，两族因此是血肉关系，到了有莘氏，就等于到了有缙氏。这两个方国不但毗邻，而且两国人口都各有四万余，是夏王方国中的大国，都分散住在洧水南岸既平坦又便于灌溉的宜农之地。以此，沿途两百里多有人烟村落，晚上缙夫人再不用睡在车上，宫女们再也不用露宿林中，也就不再担心她们为蛇虫惊扰或与标致的卫士们偷情了。

关龙逢早就知道，莘侯的夫人是缙夫人的姑母，而莘侯的五女阿星，乃是缙夫人的二弟阿明的未婚妻。关龙逢更知道，明日就是缙夫人的二十四岁华诞，他本想抓紧行程把缙夫人送回娘家过生日的，谁知在逢泽边连续大雨，停了两日，打破了他原以为天衣无缝的安排，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于是去车边征求缙夫人的意见道：

“尊敬的王夫人，明日是你的华诞，若在路上祝寿诸多不便，不如就在莘侯处停一日吧，反正你们是姻亲。”

缙夫人掀起窗帘，微笑着说道：

“莘侯也知道明日是我的生日，不停下来也不行啊！何况宰相大人代表夏王慰劳莘侯，无论如何也得停两日吧？况且，我与姑母八年没见面了，哪能不好好叙叙？那就由宰相大人安排吧！”

关龙逢大喜，立即派出卫士去通知莘侯，让他准备好迎接夏王夫人。然后，下令车队折向南，往莘侯的侯府前进——位于大湖东岸小丘上的一个大集镇——今莘仲集。

行不三五里，便见莘侯夫妇及其四女阿云、五女阿星，候在路上，率众多族人、奴隶，夹道跪迎，高呼万岁。

缙夫人忙叫停了车，她下得车来，推开了欲上前搀扶的两个宫女，快步走到莘侯夫妇面前，扶起他们，一边说道：

“姑父、姑母，如何能向我行这种礼呢？这折杀我了。快让两个表妹和族人、奴隶们都起来吧。”

莘侯夫妇与两个女儿站了起来，莘侯道：

“缙夫人乃是夏王夫人，岂敢以姻亲论辈分？那些奴隶理当跪迎，没让他们匍匐在地充当肉毯，已是王恩浩荡了。缙夫人——”

缙夫人见莘侯一口一个“缙夫人”，忙笑着截住他道：

“姑父，还是叫我乳名晓月吧，这才像一家人啊！”

“岂敢，岂敢！”莘侯诚惶诚恐地道，“王人虽微，序在诸侯之上，

何况是王之夫人？”

莘侯的第五女阿星却大胆地上前拉住了晓月的手，仰着脸道：

“晓月表姊说得好，讲那些客套，就不像一家人了。我就不和表姊讲客套，即便你当了王妃，仍然是我的表姊。既到我家来，我还要像八年前那样，与表姊睡一个枕头。”

莘侯夫人爱溺地拍了阿星一下，叱道：

“别太没规矩，这样没尊没卑的！”她又转向晓月叹道，“生阿星时，你姑父近五十了，我也四十了，一直没有男孩，以此将老么阿星当男孩抚养，巫师说这样可以招来男孩。可阿星十二岁了，男孩还是没影。而你姑父纳的几个妾，连女孩也不见，恐怕有莘氏的侯爵到此为止了。”

晓月只能安慰姑父姑母：“行善人家，苍天总会照应的，有莘氏的侯爵，决不会就此中辍，说不定哪天姑母会突然生下个表弟来。”

阿星对他们这番蔑视女孩的谈话大为不满，瞪着美丽的丹凤眼道：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女孩就不能继承爵位！我哪点不如男孩——骑马射箭，摔跤角力，爬树游泳，全有莘族哪个和我一般大的男孩赶得上我？我还会弹琴吹埙，还会做饭养蚕，还会绣花缝衣，还会写字算账，还会饲养各种动物，叫动物听我的话，又有哪个男孩赶得上我？表姊，你当上王妃后，就劝夏王下一道命令：女子同样可以继承爵位。”

人们都为阿星的天真逗得笑了起来。

这时，关龙逢赶了上来，莘侯夫妇忙与之礼见，然后，簇拥着贵宾们拥向他们的府第。

有莘氏虽说是个大方国，不过人口较多聚居成一个小镇而已，根本不是进入周朝以后所说的诸侯国的概念——没有城市，更没有城墙。

莘侯的府第也并非高楼广厦，不过是屋基比周围平民住宅要高出八九尺的平房，只是宽大得多，面阔七间，进凉三间，四坡出檐，外有一周挑檐柱，前面是开阔庭院，庭院南有一座面阔五间的牌坊式大门，主房的四周还有廊庑式的建筑。后面是卧室、厨房、仓库、厩房等生活生产用房。还有一间酿酒房。整个侯府是长二里宽里半的长方形。晓月一看就知是仿照斟寻夏王宫的式样，不过缩小了规模而已，房屋只有数百间，方圆也只三里；而夏宫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房屋上万间！

入殿堂后，宰相首先代表夏王发表讲话，褒奖莘侯的忠谨勤政劝民，然后颁发赏赐，无非是金帛、玉器、青铜器等贵重之物，比较特别的是几瓮用少康（即杜康）所发明的粘高粱煮酒法所煮的高粱醇酒。这种酒，自然是当时的酒中珍品，自然也是王宫中的专利品。

然后，是晓月以王夫人和姻亲的双重身份颁发赏赐、礼物，也无非是金帛、玉器、青铜器之属，比较特别的，是宫中姊妹赠送的刺绣。

散发完见面礼，莘侯就引着宰相去安顿车马、卫士、宫女和仆夫，准备午饭。晓月则和侯夫人拉开了家常，喜动难静的阿星偎在晓月的身旁。她的四姊阿云性格文静，只默默地坐在她母亲身边静听。

“你也许早听说了，你大表姊嫁到有鬲氏，已有三子三女；你二表姊嫁到奚仲氏，有了三女二男；你三表妹嫁到有娥（读如松，在今山西永济），有了二男。”说到这里，莘侯夫人转向晓月道，“你还没怀孕？夏王仍然还没子嗣？”

晓月摇了摇头，神情有些黯然。

“你心地善良，天帝会保佑你早生太子的。”莘侯夫人说完这句安慰话，又接着唠她的家事，“只有阿云，运气不好，先后受有虞氏（舜帝之族，在今河南虞县）、彭祖氏（祝融氏之后，封于彭，即彭城，

今徐州市)两家之聘,均未嫁而丧其俦,是以十六岁了,尚待字闺中。昨天,有商氏之王名叫天乙(即成汤)的,从丹水南的商都南亳(今商丘),遣使求聘阿云,其使尚未离去。我和你姑父因有商氏乃九夷之族,更兼商王要求缔亲后允许他迁来南面六十里处的北亳(即薄,在曹县东南),我与你姑父心中更加犹豫。求着于巫,巫者说,‘三五天内必有圣人之妻降临,她能为有莘氏的长久昌盛做出正确的不可违背的决定。’我与你姑父这几天老在推详‘圣人之妻’会是谁,恰恰你就来了。君王从来又被称为‘圣人’,你是夏王夫人,巫者所说的‘圣人之妻’非你而谁?巫者说,你的决定能使有莘氏‘长久昌盛’,我们问他这‘长久’究竟有多长多久,是五代?还是十代?巫者只摇头说:‘五代,十代?太短,太短!’我与你姑父又大着胆子说了个‘二十代吧?’巫者仍然只是摇头说:‘还短,还短。’还要我们不必再猜,说我们万万不会想象到有莘氏将会有一支兴于西河(黄河南流之西的陕西地区),只叫我们遵照‘圣人之妻’的旨意办就大吉大利。晓月,你快说吧,这门亲该不该结?”

这事既然就决定有莘氏长逾二十代的昌盛,并且还有一支将兴于西方,其责任就太重了,是千真万确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晓月不由陷入了沉思,回忆起她从丈夫履癸和太史令终古等朝臣口中所得知的关于商族的零散资料来:

相传在唐尧时,有娥氏(在今山西永济)之女简狄,是帝誉的次妃,偶出行浴,见玄鸟“𪊑”(燕字的古写)坠下一卵,简狄取而吞之,乃有孕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宅居于蕃(今山东滕县)。契是商族始祖,乃天乙的十三世祖,属东夷的旁支。传至契之孙即天乙的十一世祖相土(一作乘杜),发明了以马驾车,引重致远,势力达到冀南、海(渤海)边。传到天乙的七世祖王亥(甲骨卜辞称高祖亥,亥,卜辞或作𪊑、𪊒、𪊓、𪊔),又发明了“服牛(即牛车)负重”法,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各诸侯展开

贸易。他北上幽州交易时，被有易氏（在今河北易县）之君绵竹所杀。其子上甲微（又称殷侯微）向河伯借兵，攻杀绵竹，为父报了仇，在后世祭祀时被称为“报甲”或“上报甲”。商王用十干纪名，也从上甲微开始。商族从契到天乙，凡十四王，共迁都八次……

性急口快的阿星见她崇拜至极的晓月表姊沉思不语，忍不住摇着晓月的肩膀道：

“表姊，你快发话呀，你的话对阿母来说就是夏王之旨，一个字也不敢更改的。依我看，这门亲开得：商族虽属东夷，对夏王从来是纳贡臣服的。攻杀夏后相，是东夷的另一支寒氏（在今山东潍坊）干的，商族并没参与；在夏王少康复位时，商族不仅没有支持寒浞，反而遣使向少康进贡……”

阿星的母亲见她滔滔不绝，不得不再次呵斥她了：

“阿星，你少说两句会有人当你是哑巴了？大人说正事，哪容得小孩子家插嘴，显得没教养？都是我把你纵容坏了！”

“大人的话一万句就没一句是错的？小孩的话一万句就没一句是对的？”阿星不服气地在晓月耳边细声嘀咕道，“昨夜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没眉毛、没胡须、大眼方脸、高鼻巨耳的高大男子对我说，‘明日你那有缙氏的表姊要来，你劝她答应阿云与天乙的婚事，这对有莘氏和有缙氏的未来都有莫大好处。’我在梦中问他为何不自己去对表姊说，他说，‘你表姊身上有一股天罡之气，我的魂魄接近不了她。’我又问他是谁，他说，‘我是将生未生之人的魂魄，乃是尧帝的后裔。’他亲了我一下，我就醒了。我怕父母说我瞎编，更怕他们说我遇见了鬼魅要请巫师来给我念咒驱魅，就没敢给他们说。你不光是我的表姊，更是阿明的大姊，夏王的夫人，我信得过你，这才给你说了我的这个梦。我认为是神灵通过我来促成这件婚事，不然，那没须眉的高大男子，为何会知道表姊今天必来我家？”

晓月听得频频点头，她认为童言无欺，尤其是“将生未生之人”

这样的话，才十二岁的阿星未必懂得是什么意思，一定编造不出来，何况阿星心直口快，决不会编造这个故事。不过，联姻是件大事，确实关系到有莘国的未来。莘侯夫妇既如此信任她而将决定权全权相授，她不得不万分慎重。她了解商人善事鬼神，长于巫术。阿星梦中无须眉的高大男子，如果不是神灵幻化，那就只能是商王使臣使用巫术的结果。她于是问莘侯夫人道：

“商王他本人来过这里吗？他们有没有派巫师来此占卜凶吉？”

“商王当天来就当天离开了，只逗留了两个时辰。”莘侯夫人以为晓月关心商王的长相，便答道，“天乙今年十八岁了，身材高大，却又眉清目秀，举止彬彬有礼，毫无大族傲慢之气，衣着也很简朴，送的贽礼也不很重，没有摆阔的意思。他没有带巫师来，只带了二十个卫士、奴隶。”

晓月看了一眼一直沉默不语的阿云。她知道阿云不喜言谈，却很有心计，便笑问阿云道：

“阿云，你会过天乙吗？你是否愿意嫁给商族？”

阿云羞得深深地勾下了头，用晓月勉强听得见的声音答道：

“阿母怕我因羞失态，便让我在隔壁屋中看看天乙的举止，听听他的谈吐。天乙人倒是不错，就是属于东夷，我担心有莘氏若与之结为姻亲，会使得夏王对有莘氏不再信任，使有莘氏遭遇不幸。不过，一切由表姊做主，表姊一定比我们想得全面深远。”

晓月频频地点着头，觉得阿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冷静，还要成熟，还要有头脑；尤其是当着自己的面摆出对夏王态度的担心，更说明她想得十分久远。晓月从迄今为止的夏王与朝臣的言行中感到，天乙虽然称王，但只是为了统治东夷九族，但对夏王，还是称臣，夏王与朝臣对天乙的忠谨还是满意的，对天乙从冀州南部迁居豫州东南时先行请示的行为更是大加赞赏，认为天乙是有意接受夏王的王化。晓月觉得，商王请求与有莘氏联姻，更是倾心夏族文